

近六十年新獲青銅器銘文彙輯述略*

——附：《彙輯》未定稿二則

張 光 裕

一、前 言

近數十年來，新出土商周青銅器逾萬，其有銘文者，由一字至數百字，俱足補傳世資料之不足，於古史、文字之研究價值至鉅。壬子冬月，余始旅居南國，嘗於撰寫論文之餘，將新出土金文董理成篇，不數年間，已積稿盈几。惟新出土有銘銅器，時有增益，故始終未能定稿，因與巴納博士先行合作出版《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及《彙編》付梓，遂續作《彙輯》之編纂。其實前此之學者專家鑑於研究上之需要，早有類似計劃。中外學者從事金文資料整理工作者，就知見所及計有：

(甲)：中 國

1. 羅福頤先生早年嘗纂錄《近年出土銅器羣銘文集錄》（油印本），惜所收僅34器，是否繼有續錄，則未見報導。
2.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透露，該所已進行編輯《殷周金文合集》計劃（《考古》1978. 4，頁222）。1980年9月余得見《合集》編輯小組編列之《三十年來出土的殷周有銘銅器簡目》（1978. 12. 12油印本），共收1211器。其中脫誤部分已作更正，並補收1981年底以前出土金文，於1983年以《新出金文分域簡目》一名正式出版。而由夏鼐教授《殷周金文集成》前言（考古1984年第4期），知《合集》亦已易名為《集成》，全書約共十六分冊，將收錄宋代以來各家著錄，國內外主要博物館收藏，及新出土金文資料萬件以上，預計1989年底可全部竣工。樂器部分第一冊285器，經已出版。

* 本計劃原題《近五十年新獲青銅器銘文彙輯》，光裕於1983年9月自澳大利亞北返，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彙輯》編寫工作，時停時輟，而新出土器物則不斷發表，本輯收錄資料下限，遂一再推延，今全書易名為《近六十年新獲青銅器銘文彙輯》，蓋副其實也。

3. 陝西省扶風縣文化館嘗整理《扶風縣歷代出土西周青銅器略目》乙稿（油印本），收器近千件，極具參考價值。
4. 陝西省博物館繼過去編集之《青銅器圖釋》後，並於1979年開始編輯《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已出版第一、二、三、四輯，第五、六兩輯亦已編妥準備付梓。
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吳鎮烽撰輯《陝西金文滙編》，全書收錄1949至1981年初陝西境內出土及徵集之商周青銅器共586件，銘文拓本692份，亦將於年內出版。
6. 河南省博物館擬將該省及館藏銅器彙集成編。1981年春間，《河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第一冊業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7. 上海博物館擬有《商周青銅器銘文注釋》計劃，並成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集》編輯組。《選集》中“西周·方國征伐（一）”已見載於《上海博物館館刊創刊號（1981. 7）》。
8. 四川大學歷史系列有《兩周金文集釋》計劃，擬將兩周金文擇其要者共八百器，從事集釋工作。又該系青年學者黃波先生更期以十年之力將《殷周銅器銘文滙集》手鈔行世。《滙集》第一輯（1972—1979）油印本已於1980年脫稿。其治學精神，至為可佩。1984年徐中舒先生編《殷周金文集錄》問世，收器973件，銘文摹寫工作即由黃氏主其事者也。
9. 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亦擬從事金文注釋計劃。
10. 中山大學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擬仿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體例，編輯《金文辭綜類》。容希白教授續輯《金文編》之遺志，亦經由張振林先生完成，行將出版；又孫稚離先生則有《金文論著綜錄》之收輯。
11. 山東師院輯有《魯國金文編注》（油印本）。

(乙)：台灣

1. 1980年周法高先生輯有《三代吉金文存補》（台聯國風出版社），惜該書卷末所收新出土器僅133件，據稱將來擬繼續輯刊云。
2. 1983年台北連續出版兩套巨型金文著錄，一為邱德修先生滙輯之《商周金文集成》十冊，全書收錄銘文8974件。嚴一萍先生亦編錄《金文總集》十冊，所收資料上起宋代，下迄1983年6月，其有圖象者，附其圖象，有舊跋者，亦加採錄，並將銘文出處，於每器之下臚列。
1984年邱氏復輯《商周金文新收編》（一）、（二）；又為《集成》、《總集》二書編有《商周金文總目》，對諸器檢索，堪稱便利。
3. 周法高先生繼《金文詁林》之後，於1982年將新出土材料編錄《金文詁林補》八冊，李師陸琦亦有《金文詁林讀後記》乙冊行世。
4. 台灣省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王學勤先生於課餘之暇，著有《三代吉金文存考釋》第一輯。其編纂緣起見1977年3月28日該輯自序。

(丙)：香港

1. 前香港中文大學李棨齋教授於60年代即擬蒐集新出土有價值之商周銘文及圖形，

依原器物大小複製成書，惜該計劃因事未果。

2. 1967—1974年周法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主持《金文話林》編纂計劃，該書出版後，從事金文研究者，翻檢資料，至為稱便。

(丁)：日本

1. 六十年代貝塚茂樹先生嘗主持《戰後新獲青銅器資料の研究》計劃（見《東方學報》，京都37，頁515彙報，1966），進行情形如何，未見作進一步報導。伊藤道治先生早年亦曾有類似計劃，惜聞經已中輟多時。
2. 白川靜先生多年來從事《金文通釋》（白鶴美術館誌）之編寫。除正篇外，並將新出土材料繼續選輯作為補篇。目前出版至第56輯。《通釋》乙書誠為重要金文資料集大成之作。
3. 京都大學林已奈夫及東京大學松丸道雄兩位先生多年來亦不斷對新獲金文資料蒐錄整理，成績極為可觀。松丸道雄及持井康孝二氏合編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中國青銅器資料分類目錄》第一冊《殷、西周篇》已於1982.2出版，另第二分冊《春秋、戰國篇》、第三分冊《秦、漢篇》亦將陸續刊行云。至於林已奈夫先生所編《殷周時代之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已於1984年初由吉川弘文館出版。

(戊)：美國

1. 1968—1971年間，張光直博士在耶魯大學曾以電腦統計方式，將新舊著錄有銘文之商周青銅器4030件予以分析，此乃研究青銅器劃時代之創舉。初步研究報告已見《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二，1973），惟該書只屬是項計劃之上卷，僅着重於原始資料之記錄，期盼利用該批資料作出綜合研究結果之下卷能早日完成。
2. 嚴一萍先生自旅居舊金山後，嘗將宋代以來金文著錄，去其重複作一總結，所編《金文總集》十冊已見前述。

(己)：澳大利亞

除巴納博士與筆者合作《彙輯》之編纂外，黃然偉博士亦嘗將1976年以前新出土銅器二百餘件整理，列有《新出土殷周銅器銘文要目》附於《殷周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書後。

以上所述，皆在《彙輯》進行期間陸續獲悉，然十五載以還，《彙輯》亦已蕪然成帙，雖明知在人力、物力上不足與《殷周金文集成》、《殷周青銅器綜覽》等龐大計劃相提並論。惟余既盡心力，遂仍不避窮陋，聊效野人獻曝，將1986年6月以前知見資料作一總結，並依總目所列器目為序，分冊刊行。倘能有助吾人對金文研究於萬一，固馨香以禱者也。

二、編輯說明

本輯所錄新出土金文，至目前為止，共收2917器，合附錄115器，總3032器，編輯內容及方式，容有數事需予說明如次：

(甲)：編輯內容

1. 本書雖取材自1925—1986年間國內出版物，然實以近六十年新出土者為主，以後續有增益，則再依序編入補遺部分。

2. 除正式發掘出土銅器外，亦間收久佚而重見之器，如大鼎(0290)、小臣宅殷(0621)等；又徵集收購所得之器如伯椽殷(0594)、叔_𠄎方彝(1213)、要君簋(1564)等；另博物館舊藏或鮮為人知之器，如公朱左師官鼎(0128)、西替鎗蓋(1565)等。故本編綴以“新獲”二字，以求概括之義。惟編者雖一本求全之旨，以知見之日盡量收入，然限於客觀條件，明知有遺珠之憾，亦無可如何也。

3. 新獲而有記錄之銅器銘文，其實不止2870之數，然物換星移，其中多器或已流諸域外，或不知所終，歸會難期。其有出土資料，然已浮桴海外者如：

a. 康侯殷，24字，傳1931年與_𠄎器同出於濬縣。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London, England.)

b. 矢令殷二器，各111字；又矢令方彝，185字，傳1929年洛陽馬坡出土。二殷現藏巴黎基美博物館(Mus'ee Guimet, Paris, France)；方彝則藏美國華盛頓費利藝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U. S. A.)。

c. _𠄎方鼎，35字，傳1924年鳳翔(一云寶鷄)出土，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Cal., U. S. A.,)。

d. 田父甲鼎、卣、殷、斝、觚、爵諸器，戊午(1918)山東長清出土，早歲已歸日本齊藤氏(俱見董盦吉金圖著錄)。

此皆其著者也。泰半流於外國諸器，多已見於《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故本輯不再重出。他日擬另編《海外所藏新獲彝器銘文簡目》及《清代以前出土器物簡目》，以便讀者取作合璧之參考。

4. 新獲諸器，經正式科學發掘者固無論矣，其非正式發掘，或由廢銅堆中揀選，或因徵集所得者，不免摻有少數疑偽之作，為使讀者對本輯所錄資料有更深一層認識，今特根據諸器發現之背景，分為四類：

子、(A/1)，經正式考古查勘後，以科學方法發掘出土者。

丑、(A/2)，因基本建設工程偶爾發現，或有出土紀錄，經正式調查後，資料翔實可靠者。

寅、(A/3)，傳聞某地出土，然資料不全，惟仍差可信據者。

卯、(A/4)，因收集所得而無出土紀錄者。

子、丑兩項，無疑必可取信，然寅、卯兩項亦不能予以輕視，蓋傳世銅器銘文過半皆無出土紀錄，然其價值實不下於新獲諸器也。要之，是項分類，將於英文所銘

- 文字數一欄內加以注明，如0001牛方鼎下Tns. A/1: D-4, A/1即指甲項而言。讀者將可根據上述分類標準，於某器之來源有一基本了解。惟此種分類，僅作為資料來源之提供，並無用作辨偽準則之意圖，幸祈讀者鑑而明之。
6. 本輯雖有求全之旨，然礙於種種客觀因素，訪求所得，或僅一器目，有關字數亦偶有闕聞者，器形成拓本則更無論矣，遇此情形，惟求諸他日補足。凡目錄稱“未著錄”者多屬此類。
 7. 巴蜀出土銅器銘文，據四川省博物館劉英編繪《巴蜀銅器紋飾圖案》（1978.4油印本）所錄，約二百餘器，然其中有關文字之釐定，目前迄無確解，故本輯對巴蜀金文，除一、二例外，暫不入錄。（劉英《圖案》乙文，經於《文物資料叢刊》第七輯發表，又同期發表之《巴蜀兵器及其紋飾符號》羅列資料頗為詳盡，讀者可取與參看。）
 8.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青銅器共九十件，張守中《中山王響器文字編》已將出土之銅、玉、木器等118件，銘文2458字全數收錄，本輯所收僅及其主要諸器，如鼎、壺、鉞等，其他鋪首、帳杆、母扣等雜器，概未錄入。讀者欲求其全貌，請參看上書。
 9. 新出土金文，年有增益，因特闢《補遺》乙欄，主要補錄1982年以後新獲諸器。
 10. 附錄，《巖窟吉金圖錄》、《續殷文字》、《金文分域篇》等書所錄銅器，多係30年代出土者，凡各書中有出土時、地記載之器物，今特予擷出，歸入附錄，備列參考。

(乙)編輯方式：

金文著錄之編集，大率皆以器形，文字作分類排列，或以器形類別為主體，或以字數多寡為經緯，亦有以時代、國別，或地域作分類者。本書所輯新獲諸器，泰半皆有翔實出土紀錄，如能善加處理運用，於某器之歸屬或史事之考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對編輯體例，斟酌再三，擬一脫前人窠臼，另立體系，務求結合新舊之成果，使中外學者皆能適應使用。茲將其中要點闡述如下：

1. 器目索引。下分總目索引及查檢索引兩類。總目索引仍以器形為綱，其排列先後主要以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編列者為準，間有《通論》未及歸類者，則參酌其用途，器名，或器形特徵附於相關器形之後。如盃、盆兩類，名異實同，其性質又與盂器有關，故列於盂項之後；又如罍器與盃同類，故附於盃項之後者是也，每項器類之下，皆以字數多寡排列（先少後多）。為方便讀者從事研究，分別就器名，出土地及字數各項依相同性質者合併歸類，編列查檢索引。
2. 著錄方式。每器之著錄，皆盡可能將該器圖形揭示，倘器形難求，則暫付闕如，拓本著錄之編排次序，一以索引總目所列為準，然遇同一人或同一族類所作器，當著錄首器之初，即時利用前述查檢索引，將有關同系列諸器，依器形及字數多寡，先行合併錄列。如：

- a. 兪 鼎 (0031), 山東長清出土, 同銘之 兪 觚三器 (1329—1331), 則出自安陽西北岡。
- b. 夨 父甲殷 (0428), 遼寧喀左出土, 夨 父乙甗 (0689), 夨 卣 (1071) 分別出自陝西扶風及岐山。

異地出土之同銘或同族諸器經此歸併揭示, 對當日各族屬活動範圍之研究, 當有一定助益。與此同時, 對同墓或同區所出有銘銅器, 亦盡可能全數納入英文著述部分, 並利用附圖將諸器拓本展示。如: 牛鼎 (0001) 同墓所出有銘銅器十件, 取與同區墓葬出土有銘銅器比較 (見附圖0001.2), 彼此之關係遂可立時得其梗概。

3. 新獲之器, 其拓本迄未正式公佈者, 為數仍夥, 如陳大喪史中高鐘九器 (1667—1675), 山東沂水出土, 迄未著錄, 筆者曾見於山東省博物館展覽櫃中, 當時手摹其銘文, 今據以入錄。他如扶風莊白出土微氏家族銅器 103 件, 有銘者 74 器, 發掘報告僅附拓本 19 器, 其中微伯癩鬲共七器, 所見拓本除簡報錄其一件, 合陝西出土青銅器第二輯所收亦只得五件, 其餘二器, 本輯惟僅列其目。
4. 解說分中、英文兩部分。中文部分主要對某器作簡單描述, 然後就銘文中選其要者及可商者, 就前人成果或己意作扼要討論。除某器之出土時、地、收藏俱分見於中、英文敘述外, 為避免過多重複, 有關器制大小, 同墓或同區出土有銘銅器之羅列, 參考資料等俱納入英文敘述, 於中文部分則不另重錄。至若對銘文內容之詮釋, 倘合作者之間意見有未盡相同者, 則並兩存之, 分見於中、英文部分, 以示負責。
5. 索引總目諸器出處乙欄, 多使用簡稱或英文代號, 全名請參閱《引用資料簡目》。至於本輯內容所引參考資料, 則別有《主要金文研究資料要目 1923—1986》(第二分冊), 以備查考。
6. 全輯卷數共約三十餘冊。由於卷帙浩繁, 校理費時, 因決定分冊刊行。本擬於索引器目中標明頁碼之計劃, 容待來日添補。

(丙) 餘說:

本輯於編纂之餘, 比見疏漏之處仍多, 如:

1. 器物分類中, 戈、戟並列; 罍、壘、缶、甗 合錄; 盤、盧、簠、盞、未作細分等, 類此問題, 擬於考釋時, 在該器項下予以說明。
2. 銘文隸定容有未當者, 如析子孫、奉册、人持戈等仍沿舊說, 其取捨準則, 但求通俗易曉耳。至於釋文有不能遽定者, 俱加(?)號識之。

十五載以還, 余與巴納博士既傾全力於金文資料之蒐集, 整理, 每次外出從事研究訪問, 無論各博物館藏器或公私家收藏金文原拓, 皆務求一睹而後安。數度訪華期間, 又屢蒙中國文物工作單位協助, 福緣所至, 於目驗原器之餘, 更得親聆前輩學者教言, 獲益殊深, 感激之情, 罄竹難書。今《彙輯》首冊行將付梓, 謹此敬致謝忱。

附：《彙輯》未定稿二則（圖版及英文部分從略）

0216 侯隻巢鼎

出土時間：1964. 10

出土地點：陝西長安縣灃西張家坡村東北

收藏：陝西省博物館（？）

同時出土銅器九件，計鼎三、盃四、壺二，除3、4號盃稍有破損外，其餘保存完好。該批銅器皆有修補痕，當為曾經使用多時之用器。鼎三器（5、6、7號）中，惟7號大鼎有銘文。是鼎直耳、侈口、圓唇、柱足、腹微外鼓，除口沿下飾弦紋一道外，通體素面，腹內壁銘文兩行十二字：

“𠄎侯隻（獲）巢、孚（俘）𠄎金、賞（？）用乍𠄎鼎”，銘文第一字陳夢家釋“𠄎”，史樹青逕釋作“蔡”，裘錫圭則以為即金文𠄎字所從偏旁，然考《金文編》頁667所收四𠄎字，所從偏旁皆與本銘字形略異，今暫據偏旁隸定，依從陳釋。金下一字殘泐，史樹青以為“賞”字，同“賞”；裘錫圭則斷為“冑”字。

“巢”，即巢國，金文中又見於班駁：“……粵王立，乍四方亟、秉繁、蜀、巢、令易……。”（《大系圖錄》頁9）又周般敦：“□般貯𠄎子鼓罍鑄旅設，唯巢來伐，王令東宮追以六之年。”（《西清古鑑》27, 30）成湯之際，巢國嘗擾殷室，故“成湯有南巢之伐”（《史記·律書》）。尸子亦云：“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於南巢，收之夏宮。”（《御覽八二·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又《淮南脩務訓》：“困夏南巢”。1977年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見《文物》1979, 10），其中殘片（H 11:110）有“征巢”二字，由此益證上述史事可以信據。及“巢伯聞武王克商，慕義來歸。”（《周禮·象胥序官》正義引鄭注）“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書序》。自此以後，巢遂臣服於周室。春秋時仍有巢國，如《文公十二年·左傳》：“子孔執舒子耳及宗子，遂圍巢。”昭公二十四年巢為吳所滅，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居巢城，蓋為當日巢國所都。^①

參考資料：

1. 《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 9
2. 史樹青《西周蔡侯鼎銘釋文》，《考古》1966, 2
3.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班駁條下，曾論及成、康之時期伐巢之役《考古學報》第十冊。
4. 裘錫章《□侯獲巢鼎銘補釋》，《考古》1966. 2
5. 白川靜《金文通釋》29. 174叔專父盃條下引𠄎侯鼎銘。

0290 大 鼎

出土時間：1952—58年

出土地點：上海市冶煉廠於廢銅堆中發現

收 藏：上海市文管會

是鼎直耳、深腹、獸足、口沿下環飾弦紋兩道，腹內壁銘文八行八十二字：

“隹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在壺振宮，大以孚友守，王鄉醴，王乎善夫馭，召大以孚友入戎，王召走馬雁，令取維鷗卅二匹，易大，大拜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乍朕刺烈考已伯孟鼎，大其子子孫孫邁年永寶用。”

金文著錄中所見大鼎有二器，其一直耳深腹，形制與本器同；另一則附耳，腹亦較淺。二器銘文除行款略異外，內容皆相同。鼎（一）見懷米下9；筠清4.8；攬古3—1.77；奇觚16.15；敬吾上31；周存2.24；憲齋5.11；小校3.24；三代4.32諸家著錄。鼎（二）則見西清2.17；貞松3.35；三代4.33；故宮下上42；大系圖75；現藏故宮博物院。此外西清2.17著錄一器亦同銘，然多漫漶，通釋別為另一器，然由西清所記該器尺寸大小，與懷米相較，則如出一轍，疑即一器，文物報告中無記本器大小，自銘文行款審視，與鼎（一）全同，榘齋先生則以為，第二行宮字作，與鼎（一）作者異，疑同文而異範，然其行款之疏密氣象，無一不同，則仍是一器而異拓耳。今按二拓本所見宮字，細較之下，勢難密合，曩者嘗疑宮字異形或乃椎拓時紙張移動所致。1980年筆者於上海因緣獲睹《文物》所刊原拓，細審之下，宮字所從口形，因拓紙摺疊而呈“U”形，製版時亦未加展平，乃成異構。十年懸疑，遂得盡解。

為本銘作考釋者有多家，可參《通釋》29.176所錄。銘中第三行善夫之夫書作“大”，榘齋先生謂猶吳王夫差之作大差，甚是。惟以第六行“對揚”之下有一“王”字，而遽讀“對揚王天子丕顯休”則似有可商。蓋“揚”字從“王”之例，金文屢見不鮮，“王”可置於“揚”字中間，如追設作，又可置於上首，如守設作，亦有置於下首者，如史獸鼎作，又上述大鼎（二）揚字亦然，且由大鼎（一）、（二）兩器比較，益見二銘揚字無別也。金文中固有“對揚王休”、“對揚天子丕顯休”之例，而“對揚王天子休”者，則從未之見，故本銘仍以讀作“對揚天子丕顯休”為宜。

自形制、花紋及銘文辭例推斷，本器當屬西周中期物，與三代9.25，26著錄之大殷為同一人所作器。

參考資料：

1. 《近年來上海市從廢銅中搶救的重要文物》，《文物》1959. 10
2. 李榘《廢銅堆中近年發現殷周彝銘集錄》，《聯合書院學報》第八期
3. 白川靜《金文通釋》29.176